

中·国·经·典·小·说·系·列

# 施公案

[清] 佚名 / 编

下

施公案

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人民出版社

(中国经典小说系列)

# 施公案(下)

(清)佚名编

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**APCTIME**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时代出版 安徽人民出版社

## 第二百八十九回 推诚接物大宴群英 协力锄强允拿草寇

话说黄天霸当下大喜。此时计全从旁议道：“黄贤弟，万大哥所议，虽是好极。依某愚见，大家先至义勇村曹德彪家去走一遭前去拜望，却暗暗使他们知道咱们厉害，并将拿蔡天花的事，与他说明，还可请他临时助我，一举数得，不知诸位意下如何？”当下万君召即首先答道：“计大哥如此想来，最为上策。咱们明日前去一遭。所谓预为知会，使他得知其中情形，到了临时易于办事。好极！好极！咱产不必更改，就这样办法便了。”大家也觉有理，一宿无话。到了次日，黄天霸等即向明了地名方向，计全、黄天霸、关小西、李昆、何路通、李七侯、金大力、贺人杰、王殿臣、郭起凤、朱光祖、褚标、万君召等十三人，一齐出了店门，直往义勇村而去。

不一时已到庄上。黄天霸首先即向庄丁说道：“烦你进去通报一声，就说淮安总漕施大人标下副将黄天霸，参将关小西，以次一众人等，奉了施大人之命，特地前来拜望你家庄主。务要相见，咱们还有要言面叙。”那庄丁听说总漕施大人那里来的人，只得飞跑进内去通知主人。此时曹德彪正与两个教习说话——一个唤作冲天炮徐宁，一个唤作镔铁腿石勇，在厅内议率明日开播的事。忽见庄丁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，走至面前说道：“现在庄外来了总漕施大人那里的什么副将黄天霸、参将关小西，还有以次人等，奉了施大人之命，特地前来拜访。并有要话面谈，务要主人相见。看他们来得甚是慌忙，庄主可见是不见？谨请吩咐，好去回报。他们在庄外面等着呢！”曹德彪见说此话，沉吟了一会，暗道：“黄天霸等一众前来，料他是必非坏意。但不知有何要话面议，咱且将他们请进来，看他有何话说，现作计议。”因即令庄丁取了衣服，更换齐整；又令开了正门，曹德彪带领两个教习一齐迎出。当有庄丁先走至门外，与黄天霸说道：“咱们家庄主迎接出来了！”黄天霸一见，正欲迎了上去，曹德彪已到了面前。只见曹德彪将两手一拱，口中说道：“荷蒙诸位老爷远临，有失迎接，望乞恕罪。请里面坐吧！”说罢，就与两个教习站立一旁，让黄天霸等进内。黄天霸等见曹德彪虽然是武举，那一番谦和的气象，也实在令人可敬。因答道：“冒昧奉访，亦望勿罪。”曹德彪道：“岂敢！岂敢！且请到里面，咱们再谈吧！”黄天霸等计共十三人，一齐挨次入内。曹德彪让进客厅，大家行了个总礼，分宾主坐下。庄丁各献了茶退下。曹德彪又与各人通了名姓，黄天霸又与那两个教习通过名姓。曹德彪这才开口，对众说道：“久仰各位英名，如雷贯耳，怎奈无缘相见，正自恨晚。今幸诸位台驾远临，顿使蓬门生色，实是千万之幸！”黄天霸也就答道：“便是某等久慕高名，亦欲前来奉拜。奈公事羁身，无暇及此，实是恨事。今幸蒙大人之命，特派某等前来监察擂台，因此得以瞻仰。”曹德彪

又道：“某初设擂台，以往情由又未与诸位细谈。只因某膝下无子，只有一女。幼年好使枪棍，现在及笄，某当为小女择婿。无奈小女自负太甚，仰慕古人摆设擂台，可以招聚英雄前来比试，借此可以选择佳婿。某曾拦阻至再，怎奈小女不依，这也是某姑息太甚之处。因此就答应他。在县主台前稟请摆擂，某以为县主必因此事有干例禁，一定不准，某借此以绝小女之意。不料县主转稟上台，又蒙施大人批准下来，某只得遵命照办。今又蒙大人委派诸位前来监视，倒使某抱罪不浅了。”褚标道：“但我辈子女能有此豪气，亦不愧我辈本色。今足下擂台一开，天下英雄齐集于此，将来是定得佳婿的。可贺！可贺！”曹德彪道：“某岂敢望必得佳婿，不过聊以遂女之愿罢了！”此时庄丁已摆出了四席酒来，曹德彪就与黄天霸等让道：“不知诸位远临，未曾预备东道。谨具水酒一杯，聊申洗尘之意。草草不恭，尚乞诸位原谅。”天霸等亦同声相谢：“到此打扰，实是不该。真所谓却之不恭，受之有愧了。”曹德彪道：“怠慢褻尊，统望包涵则个！”于是大家就序齿列坐，这也不必细说。

酒过三巡，黄天霸便开口向曹德彪问道：“小弟有一事动问：那赛罡风采花魁首蔡天化，此人老哥哥相熟吗？”曹德彪道：“这蔡天化也曾耳闻其名，未见其人。并据传说其人甚不安分，现在访拿在案，可有此事吗？”万君召就插口说道：“这蔡天化与小弟有一面之识，现在急须访问，要与他一会。因此动问老哥。如果知他现在那里，小弟便去寻访。老哥既不相识，这就罢了。”曹德彪听他们说话有因，即追问道：“诸位既蒙不弃，如果以某为心腹，有需小弟为力之处，尚乞指教。某当效力，断不有负诸位。倘若今不说明，是真见外于某，亦不敢谬托知己了。如蒙指示，或者小弟可以帮助，也未可知。”褚标见曹德彪如此说法，知他与蔡天化毫无瓜葛，便将捉拿蔡天化的事，细细说了一遍。曹德彪听说，这才明白了。计全又道：“实不相瞒，大人所以准老哥摆设擂台者，为此也。因借老哥摆设擂台之名，意欲招诱蔡天化到此，可以协力捉拿。因此某等临行之时，大人又再三吩咐：务必先到尊处与老哥说明这事。是恐怕将来捉拿之时，老哥误会其意，那就误事不浅了。今既说明，想老哥是可以帮助。如果蔡天化将来到此，上得台时，还望老哥与令小姐，暨两位教习，加意防备。助弟等一臂之力，那就感谢不尽了。”曹德彪听了这番言语，复说道：“诸位放心。蔡天化不来则已；如果前来，愚父女暨两位教习，尚稍存偏怠，不助诸位协力擒拿，与万民除害，弟是誓不为人！”说着，便将自己杯中的酒，倾了一半在地——洒酒为誓。黄天霸等见曹德彪如此仗义，又如此爽快，大家好不欢喜。于是就痛饮起来，直至夕阳西下，方才散席。黄天霸等当即告辞回店，专俟次日去看打擂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九十回 曹德彪只手败吴嵩 史占魁奋身敌石勇

话说曹德彪自送出黄天霸等人，回至客厅，与徐宁、石勇二人说道：“原来是为捉拿蔡天化。两位教师在此，我方才已允过他们协力捉拿。万一蔡天化到此，还望两位教师克践前言，稍助一臂之力！”徐宁、石勇齐道：“但请放心，我等情愿助一臂之力！”曹德彪大喜，又闲谈了一会，便进入内宅与他女儿月娥亦说知。曹月娥亦满口答应。

话分两头。再说黄天霸等回到客店，大家又谈论一会，用过夜饭，即各自安睡。次日一早起来，梳洗已毕，用过早点，约有辰牌时分，大家就暗藏了兵刃，出得店门，直望擂台而去。不一刻来到擂台，只见有游人往还，热闹异常。此时台主尚未上台，大家就在茶棚内坐下。不一会，东安县已到，望着他上了台，在东厢坐下。“有人献上茶点。又一会东安营守备，也骑着马来，上了台在西厢坐定。也有人献上茶点。台下有一群东安县小队城守营护勇，手执皮鞭，在那里喝打闲人。大家正看之时，忽人声喧叫。哄传：“台主来了！”黄天霸回头一看，只见曹德彪当先骑在马上，头戴玄缎包脑，当中打了英雄结，颤巍巍高插顶门；身穿一件秋葵色素缎直袍，腰束杏黄丝带，脚踏薄底快靴。到了台口，翻身下马，立定脚步，将罩袍用手一提，只见一个箭步，跳在台面，在台中间一张交椅上坐定。接着两个教习也飞身上台，就曹德彪下首两张交椅上坐下。黄天霸等看见曹德彪、徐宁、石勇三个人，步法轻捷，身体灵便，正自夸赞。忽又哄传：“小姐来了！”黄天霸等复又掉头，观看小姐的身段：头戴玄缎抹额，上面打着一个鸳鸯结，滑滴滴螺髻高盘，鬓旁斜插两朵绒花，一对珠环低垂耳下；身穿一件大红素缎绣花外罩，内衬灰色湖绉绣花密扣紧身短袄，腰束湖绿丝绦，斜挂一口佩剑，下穿一条玄色湖绉百褶裙，内衬玄绉洒花扎脚套裤，一双金莲紧踏着大红绣履。真个是柳眉杏眼，粉脸桃腮，生得极其美貌。缓缓的到了台口，跳下马来，先将身上衣服，拂了一拂，然后将外罩拽起，一只手提起裙角，只见他身子一缩，柳腰一摆，已轻轻的飞上擂台，就在曹德彪上首那张交椅上坐下。有丫环送上香茶。曹月娥喝了一口，即站起身来，同着曹德彪望两旁厢楼上，给县主、城守请了安。然后曹月娥进了内台，脱去外罩。曹德彪也将外衣脱下，父女两人走至台口，两手一拱，望台下说道：“在下曹德彪，率领小女月娥，因欲招集天下英雄，到此比试。特为禀请各大宪，摆设擂台。今日是开擂之期，四海英雄，各方豪杰，想已齐集到此。如蒙不弃，便即请上台来领教：两手若有能打下一拳者，即赠花红纹银五十两；踢在下一足者，赠给花红银一百两；有能将在下及小女掷落台下者，除送花红银五百两外，还招为女婿。决不食言。倘若被在下及小女、教师打伤，或致毙命，在下除备棺盛殓外，概不抵命。业经禀请各大宪准

予立案，不得借此生端。有武艺的便请上台来领教领教！”

话犹未了，只见东北角上一人大喊道：“你胆敢口出狂言，藐视天下豪杰，俺来会你。”说着一个箭步，跳了上去，抢在上首立定脚步。曹德彪将手一拱，问道：“足下尊姓大名，何方人氏？”那人道：“俺乃山东曹州府人氏，姓黄名唤毓英。”曹德彪说道：“请了。”黄毓英就分开架式，直向曹德彪一拳，认定曹德彪胸前打来。曹德彪一看，便知他拳法平常；岂有开手就向人家胸前打到之理？曹德彪也不回手，但将身子一偏。黄毓英一拳落空，又举起右拳向曹德彪面门打下。曹德彪见他右拳来得切近，喝一声：“来得好！”急将左手向上一手，捏住来人右拳。右手一起，便从来人腰下一托，趁势一推，将黄毓英掷下台来。台下人一齐喝彩。

忽见东南角上又有一人大声喝道：“台上人休得逞能！俺来会你！”喝声未了，那人已跳上台来。曹德彪道：“通个名姓，本台主好与你交手。”那人道：“俺乃山西绛州人氏，飞山虎吴嵩便是！”说着，在上首站定脚步。曹德彪将手一拱道：“请了。”吴嵩分开架式，右拳向前按定，左手曲着一半，胳膊向外，使了个鹞子反探爪，一反手向曹德彪面门打来。曹德彪将身一偏，头向左边一扭让过，趁势就用了个鹞子翻身，右手一起变成了白虎探爪，向吴嵩左臂抓下。吴嵩就趁势一让，一转向跳在曹德彪背后，认定曹德彪后心，即飞起一拳。曹德彪早已防到，赶将身子向左边一让，吴嵩这一拳打了个空；正欲飞起右拳，认定曹德彪左肋打下。曹德彪已转身来，就地飞起一脚，这唤做估树盘根。吴嵩知道这一腿厉害，赶望旁边一跳。曹德彪见他让过，随将右腿缩转进来，立刻将左腿撒开，用了个旋风扫叶，望吴嵩扫去，吴嵩便使了个燕子穿檐，将身一纵，直望曹德彪一扑；又起了二指，认定曹德彪双眼点来，这叫个双龙取珠。曹德彪一见，赶紧收回左腿，右腿站定。使出金鸡独立势，等吴嵩来得切近，左腿往上一翻，认定吴嵩右肋踢去。吴嵩说声：“不好！”赶紧身子一翻，使个鲤鱼大翻身，蛮想让了过去。曹德彪怕这一腿就伤了他性命，也就缩转来，却变了个泰山压顶，趁他翻身的时节，就一只手将吴嵩的右臂抓住，向空一提，离了台板，顺手就望台下一抛，跌落下去。台下的人又齐声喝彩。黄天霸等远远看着，褚标即开口说道：“你看曹德彪，那样身躯灵捷，煞是好手。”

黄天霸等正欲回答，又听大声喝道：“台上的听着！尔休得自逞其能，可认得我史占魁吗？尔且站稳了，等我来将你抛下台去！”说着，已跳上台了。当下曹德彪已退入台后，教师石勇抢上前来。彼此通了名姓，二人分了上下首。史占魁占了客位。石勇道了一声：“请。”史占魁便使开架式，向石勇打来。石勇也摆了架式敌住。二人在擂台，你一拳，他一脚，上打泰山压顶，下打枯树盘根。左打青龙剔鳞。右打白虎探爪。一来一往，彼此斗了有三十余合，不分胜负。只见石勇忽然身子一倒，跌入擂台当中，四仰八叉，睡在下面。史占魁便趁势飞起一脚，认定石勇裆下踹来。不知石勇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九十一回 石勇巧打史占魁 德彪误败殷家虎

话说史占魁即飞起右脚，认定石勇裆下踹来。史占魁不知是计，误认他真个是跌在地，那里晓得石勇是用的醉八仙。史占魁右脚踹进，石勇不慌不忙，收转左腿，往裆下一护，又将右腿往下一缩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史占魁才要进裆，石勇已将右腿发出，认定史占魁肋下踢来。史占魁就此说声：“不好！”见来势甚猛，自己上了当，赶紧要躲让，那里躲让得及？才算将身子偏过，石勇的右腿就到，正踢中坐臀。史占魁就此向地下一坐，正要立起来再打，石勇已站立起来，趁势进一步右脚一起，认定史占魁踝儿上就这轻轻地一踹，随即伸开两手，一弯腰将史占魁的束腰抓住，提了起来，高高举起，走至台口，打了两三转，大笑一声道：“请你下去罢！”说着，轻轻地丢下台来。众人同声喝彩。

此时日已过午，曹德彪又到台口向台下说道：“还有哪位英雄上来比试比试？”招呼了半会，并无一人上台。曹德彪只得又向众说道：“诸位不肯见教，咱们可要回去了，明日再来领教罢！”说罢，退入后房，带着曹月娥，及教师徐宁、石勇，又向两厢与县主、守备道了乏，收擂回庄。县令、城守也就下台，各乘轿马回衙而去。曹德彪父女、教习，等候地方官走后，他们也下台乘马回庄。黄天霸等也即回至客店。那些看热闹的人，自然各散回家。

到了次日辰刻，大家还是前来观看。一会子地方官先到。接着曹德彪父女及两个教习又上了台，还如昨日先向地方官请过安。略坐片刻，到后面脱去外罩衣，走出台口，又望台下招呼了一回。但见下面跳上一人，约有二十岁以外年纪，黑漆漆的面皮，头戴玄色湖绉包脑，当中打个英雄结，身穿玄色湖绉包扣紧身，束杏黄丝绦，下穿玄色湖绉马裤，脚跳薄底快靴，立在台上，先向曹德彪拱了拱手，说道：“在下姓殷名勇，殷家堡人氏。殷龙是俺父亲，在下特奉父命前来。自知武艺生疏，何敢与台主比试，不过父命难违，借此可以叨教叨教。设有不到，还乞台主指示才好。”曹德彪听了这番言语，不觉羡慕之至，又见他仪表非俗，更觉可爱，心中早已存了个让他三分之心。当下也将两手一拱，望殷勇说道：“久仰尊翁大名，恨无由得见。今幸小英雄远临见教，某年衰力竭，小英雄拳足之下，还请稍让三分，实为万幸。”

他们二人在那里叙话，黄天霸等早已看见。当时贺人杰就要叫唤，黄天霸等紧拦住。一面就指与万君召道：“这小子就是殷龙的次子。”又指向贺人杰道：“就是他二舅爷。”万君召听说，又向台上将殷勇打量一回，说道：“俺看这小子仪表非俗，大概武艺也还不得去。”黄天霸道：“这小子的本领是好的！”止谈之间，只听台上说了一声：

“请。”大家仰面观看。但见殷勇占了上首立定。二人分开门户，曹德彪就使了个童子捧银瓶的架落，等他入来。殷勇就使出黑虎偷心，照准曹德彪当心一拳打去。曹德彪将身一侧，左手一起，将殷勇的拳头钩开，即将右手照定殷勇肩窝一掌打去。殷勇转身，担左手帮右手，将他的拳头隔开，进一步还他一拳。彼此搭上手来，一来一往，打了有三十多个照面。论殷勇的拳法，也还不坏，怎奈气力究竟不佳，看看抵敌不住。曹德彪见他要败下去，故意卖个破绽，是让他一着的意思，看他知也不知。那里晓得殷勇误会其意，以为有了空儿，趁此便好进步，赶着使了个蝴蝶穿花式，向曹德彪一拳打来。曹德彪一看，不觉哈哈大笑道：“来得好！”就将身子一偏，殷勇这一拳打了个空。曹德彪就趁势使了个鹞子翻身，伸开右手，顺手就在殷勇肩头上，只用二指轻轻一点。殷勇正欲躲闪，已来不及，正中肩窝，登时就麻木起来。只见殷勇脸上一红，跳下台去。台下又喝了一声彩。

曹德彪正欲招呼，又见台下跳上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少年，但见他也是头戴玄色包脑，打着英雄结，巍巍高耸顶门，身穿一件湖色湖绉密扣紧身短袄，腰束鹅黄色丝绦，下穿玄色洒花马裤，脚踏花脑头薄底快靴；紫檀色面皮，两道浓眉，一双豹眼，高鼻梁，阔口。满面精神，一身胆气，在台口立定足步，将手一拱道：“俺乃殷刚是也！俺二哥被台主打败，俺应该退避三舍，何敢不知进退，妄自称能，欲与台主比试？怎奈既奉父命，不敢暗地欺瞒。明知交手必败，但不得已而为之，还请台主不弃，指教两手，俾得后辈长些见识，回家好复父命。”曹德彪听了这番言语，比殷勇更说得好，不觉心中更加喜悦。因道：“小英雄既如此说，谅来武艺一定高明的了。请了！”殷刚答应一声，即抢到上首，立下门户。曹德彪也就摆下架落。只见殷刚出其不意，飞一拳直向曹德彪肋下打到。曹德彪赶紧将右手一起，一转身就一切掌，认定殷刚的拳头切下。殷刚眼尖手快，见他一掌切下来了，立刻收回右拳，身躯向旁边一闪；随即一个鹞子翻身，趁势一拳，向曹德彪左太阳穴打到。曹德彪见他一拳打来，暗暗喝彩道：“好灵捷！”就说了声：“来得好！”左手一起就来托他的右拳。殷刚不等他来，一面将右拳在他面上一晃，那只左拳已到了曹德彪腋下，曹德彪看他这样灵捷，不觉喝一声：“好！”殷刚一看，就此稍分了一点神。曹德彪已伸开右手，将殷刚束甲绦提住，轻轻向台下一丢，说一声：“去吧！”

殷刚才被曹德彪从台上丢下，话犹未了，又见从人丛中跳出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孩子来，大喝一声：“休得逞能！将我两个哥哥打败，俺小爷爷殷强前来会你！”说着已上了台，不分皂白，便飞起一拳，向曹德彪打来。曹德彪正欲回手来敌，那边跳出徐宁，将殷强接住。殷强拳打脚踢，好似不成家数，那知他是练就这等功夫。徐宁欺他年幼，就不把他放在心上。彼此往来有二十余合，殷强故意卖个破绽，徐宁就趁势来进一腿。殷强看得真切，说声：“来得好！”便将两手一抱，身子向后一缩，徐宁就打了空；正待回身，早被殷强出其不意，两手一开，且向徐宁面门打下，喝一声：“着！”险些儿打中面门。不知胜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二百九十二回 贤郎舅旅馆谈心 假英雄擂台献丑

话说徐宁被殷强两手一开，直向面门打下。徐宁一见，说声：“不好！”赶着将头一埋，往旁边一闪，让虽让了过去，险些儿一个面磕地。殷强却也乖巧，见徐宁如此，也算他吃了点小亏。若再等他转个身来，自己却不是他的对手。因喝道：“小爷爷打得不高兴了，且下台去玩耍玩耍，明日再来会你。要把你跌下台去，俺爷爷才肯甘心。今日权饶了你吧！”说着，早跳下台去。徐宁听说，只气得七孔冒火；再要与他争能，殷强又是小孩子，就是胜了他，也不甚响名，而况他已经下台去了，只得忍气吞声，闷闷不乐。此时已是晌午，曹德彪就约了徐宁，到后面午饭。

黄天霸抬着看见一酒楼，前去用酒。才进酒楼门，忽听有人招呼道：“黄叔父！你老人家在这里吗？”黄天霸抬着一看，不是旁人，乃是殷龙的三子。因道：“殷贤侄！你们昆仲来了几天了？住在那里？”殷勇道：“昨日才到的，住在城里万家巷兴隆店。你老共来了几人？”黄天霸正欲回答，殷勇又见计全、褚标、朱光祖、关小西、李七侯、李昆、金大力、何路通、王殿臣、郭起凤、贺人杰等人，一齐进门来。因又说道：“诸位伯父、叔父，连贺兄弟都一齐在这里呢，可巧极了，幸会幸会。”说着，即让黄天霸等人齐入座。黄天霸道：“咱们大家一桌坐，不必分开来坐吧！”于是便令贺人杰与殷勇等一齐坐了。黄天霸等人，就分开两桌坐定。殷勇见了万君召却不认得，便走至朱光祖面前问道：“这位，小侄不曾见过，也得要行个礼儿。但不知尊姓大名。”朱光祖道：“这就是铁臂哪？吒万君召，你爹爹也曾会过他。”殷勇听说，便到万君召面前行了礼，口中说道：“还望叔父宽恕，小侄未曾谋面，恕罪才好。”万君召又谦让了一会。殷勇又叫两个兄弟前来见礼，殷刚、殷强随即过来见礼。万君召先夸赞了他三人一回，当下又问了他些闲话。殷勇仍归本桌坐下，大家各用了酒菜，三张桌上，欢呼畅饮起来。一会儿用完酒饭，黄天霸抢着一齐算了帐，把钱还了。大家又一起出了酒楼，还到擂台去看了一回。可巧午后并无一人上台比试。曹德彪在台上招呼了一会，并没一人上台，殷勇便低低地向黄天霸道：“黄叔父！你老有着一身本领，怎么只在这里旁观，不上去比试一回？你老上去，也可将那曹老儿打下台来，给大家畅快畅快。免得他在台上目空一切。”黄天霸见问，因说道：“贤侄有所不知，咱们那里是为看打擂台到此？是因奉了施大人之命，前来有要紧公干的；少时再与贤侄说明，便知道了。”殷勇见说，也就不往下问。曹德彪招呼了一会，见无人上台，也就穿了衣服，率领女儿并两位教师下台而去。

黄天霸等也就一同进城回店。到了城内，说明了住处，他便叫殷勇将行李搬来住

在一处，好大家谈论，殷勇也极欢喜，立刻将兴隆店算明了房饭钱，搬出店门，挑到黄天霸等客店里去，不一会已到。黄天霸就叫店小二快腾出一顺五间，大家皆住在这一间内。殷勇兄弟喜之不尽，因又向黄天霸问道：“方才叔父所说，不为打擂而来，是奉大人之命，有要紧的公干。到底是为着什么事呢？请说明一回，好使小侄得知；如有须用小侄之处，小侄还可相助一臂之力！”黄天霸见问，因将蔡天化如何是采花大盗，奸辱良家妇女，如何两次露名留柬，如何在拿复逃，如何准备擂台，欲招诱蔡天化到此，合力拿捉的话，说了一遍。殷勇道：“但有一件，小侄还不明白，蔡天化既已如此，何以见得他一定来此呢？”黄天霸道：“贤侄有所不知，这蔡天化非比那泛泛强盗，他却具着一身的刀枪不入的本领，因此自逞其能，偏要在众人前显显自己的武艺。不瞒侄儿说，就是愚叔等这一班，皆不是他的对手；所以特地请出万家叔父，前来帮同拿捉。贤侄如无事，且稍待几时，自见分晓的。”殷勇道：“小侄好在是奉父亲之命至此，就耽搁一月半月，也不要紧。回去只要将这件事与父亲说明了，父亲他也决不见怪。如果蔡天化果真前来，小侄虽无大用，也还可以稍助一臂之力。”黄天霸道：“如此更好了。”说罢，殷勇等退出，又去朱光祖那里谈了一会，又到各人房里周旋了一回，然后才与贺人杰闲谈起来。贺人杰此时也学了两句世务，因向殷通说道：“小弟自从去年与二哥一别，不觉又是一年了。岳父、岳母想都健康，大哥可在家吗？大嫂等还安好？”殷通道：“老人家与哥嫂等均好的。现在贤弟在淮安，想还住在黄叔父那里了。”贺人杰道：“去年已将家母接来，一起住在黄叔父那里。”殷通道：“实在不晓得，倒少礼了。”贺人杰道：“来去匆促，也未顺道去岳父那里请安。”殷勇又谦让了一回。贺人杰又问殷刚道：“三哥今庚十几岁了？”殷刚道：“小弟与兄同年，也是十九。”贺人杰道：“几时生日？”殷刚道：“僭长两月。”贺人杰又问殷强，殷强答道：“小弟今年十七。”彼此郎舅闲谈起来，真个是情投意合。殷勇又问道：“这里还少两个人，张氏与郝氏二位婶母不在这里吗？”贺人杰道：“他二位老人家，一来为大人跟前没人防护，二来不久都要添小兄弟了，因此未来。”殷通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彼此正谈高兴，忽见店小二进来请吃晚饭，四个人便出用晚膳去。用过晚膳，彼此又略谈了一会，就各去安歇。

次日一早起来，梳洗已毕，大家用了早点，便一齐出门，仍去看打擂台。不一时已到擂场，大家就在原处那个茶棚内坐下。见有人在台上交手，未及数合，忽将那人丢下台来。接着又有一人上来，也是不到数合，又打落下去。接连有五六个人皆是如此。曹德彪便在台上喊道：“若再有如这样不中用的，尽可不必上来吧！免得有累本台主的拳足。”话犹未了，只见正南上人丛中挤出一人，大声喝道：“台上的听着！你有多大的本领，胆敢口也大言？俺来送你的狗命！”那里晓得还是如此，上去不过三五合，仍旧被丢下台。曹德彪哈哈大笑道：“我道是个真有本领的，原来还是个不中用的小子！”笑声未毕，忽见台下又跳上一人，毕竟此人是谁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九十三回

### 粉金刚力敌曹德彪 冲天炮奋斗徐文豹

话说曹德彪将那人打量一回，暗自喝彩道：“这人大约是劲敌了。”他外穿一件白绫绣花外盖，脚踏粉底乌靴。头戴逍遥巾，手执白纸扇；面如傅粉，唇或涂朱。分明是个白面书生，那里象前来打擂？他偏不矜才，不使气，连响也不响，就跳上擂台。因此曹德彪就知道他是个劲敌。忙将两手向那人一拱道：“请教尊姓大名，住居何处。”那人道：“小生姓徐名唤文豹，人唤粉金刚，浙江人氏。因往直隶探亲，路过贵地，听说得老丈大开擂台，招聚天下英雄豪杰。小生不揣冒昧，妄自班门弄斧，还请尊拳之下，稍让三分，使小生得全颜面！”这一番话，真说得儒雅风流，悦耳动听。黄天霸等在那茶棚内，听见他说了这一番话儿，估计是有绝妙本领。正在凝神观看，又见曹德彪向徐文豹拱一拱手，说道：“既蒙不弃，即请见教吧！”只见徐文豹答应一声，便将外盖大衣脱下，现出一件密扣紧身，湖色短袄，将一根丈二长的杏黄丝绦在腰间束好，又将脚下粉底乌靴蹬了一蹬，说一声：“有占了。”当下在上首立定脚步。

只见曹德彪已分开门户，左脚曲起，右手挡定顶门，左手在右肋下按定，使了个寒鸡独步之势。徐文豹不慌不忙，先将身子带偏，左手按着胸膛，右手搭在左肘之下，腾身进步，将右手从后面团过来，使了个叶底偷桃的架落，阴泛阳一拳打来，便破他的那个寒鸡独步的解数。曹德彪将身子一侧，左手一起将徐文豹一拳掀开，趁势发出右手还他一下，徐文豹来得飞速，赶紧躲过他右手，使了个毒蛇出洞，认定曹德彪背心点来。曹德彪看得分明，也赶着使了个王母献蟠桃，将徐文豹的那只手托了出去。徐文豹将身一转，又使了个鹞子翻身，扑转来双手齐下；这唤作黄莺卷翅。曹德彪赶着将身往下一蹲，把头向左边一偏，躲过他双手；趁势使了个金刚掠地，将右腿在台上一旋，直认徐文豹旋转扫来。徐文豹赶着将身跳过，又使了个泰山压顶，照定曹德彪脑门打来。二人在擂台上，你来我往，拳去脚来，只打得眼花缭乱。这一个好似蜻蜓点水，掠一掠便飞向空中；那一个如蛱蝶穿花，点一点又飞来墙外。一个是如南山饿虎，见着人扑面而来；一个是如北海怒蛟，得了势腾空而去。真个是：棋逢敌手，将遇良才。那些台上台下的人，看得个个齐声喝彩。就连黄天霸等这一班会手，见着二人如此，不觉得也高声喝起彩来。二人足足打到了一百余合，还是不分胜负。你也莫想打我一拳，我也莫想踢你一脚。二人见不分胜负，更觉抖擞精神，又斗了有五十余合，还是不分胜负。正在难解难分之际，忽见曹德彪将两只手，竟在那当胸一合说声：“且住，停一会，再决雌雄。”徐文豹一听此言，也就说：“悉听尊便。”说着，各人举了手，跳在一旁。曹德彪复将手一拱道：“此时日已晌午，俺们且吃过午饭再来。”徐文豹便道：

“使得。”说罢，就走到衣架旁，拿过长衣，就身上披好，轻轻的跳下台来。大家一看，见他打了有两个时辰，还是面不改色，无不称赞。徐文豹下得台来，摇摇摆摆，挤出人丛，便去找酒楼，好用午饭。黄天霸等也就去到酒楼用饭。上得楼来，大家坐定，便呼店小二拿了酒茶，一面饮酒，一面谈论方才他二人交手情形。贺人杰便插口问道：“这等拳法，究竟是那家宗派呢？”褚标道：“这就是少林一派。他二人的拳法，也算是得其奥妙；末了还有那一着撒手拳，唤作独劈华山。只有那天王托塔这一着可以解得，其余皆不能解，不知他二人有这两着妙拳。俺们且吃过午饭，再去看他们各耍一会。”大家听说，颇为高兴。赶着狼吞虎咽，一会的工夫，如风扫残云似的，大家俱已吃过。算了帐，还过钱，大家净了面，又吃了两杯茶，复一齐出门，仍到擂台下面，看曹德彪与徐文豹二人比试。

此时曹德彪已用过午饭，在台上坐在那里等候。不一刻，徐文豹也前来，仍旧轻轻的跳上擂台。曹德彪一见他来，赶着立起身来，让他坐下，稍尽待客之礼。徐文豹将手一拱，说声：“请。”二人同坐下来。有人过来各献了一杯茶。二人稍坐片刻，各饮了两口茶。徐文豹便站起来，脱去外衣，将衣服挂在衣架之上，复走到台面当中，在上首立定脚步。曹德彪正要上前请他开拳，旁边早走上教习徐宁，忙向曹德彪说道：“难得这位徐兄到此，你已与徐兄会过了，可否让小弟与徐兄领教一番？”曹德彪道：“我未尝不可，只怕徐兄见怪，说咱们自家欺人，轮流与他比试。恐不大稳便。”徐文豹听说，心中暗想道：“你们不必施这诡计，两个人递换着与我交手；就使有十个人轮流而来，我姓徐的，要说出半个不字，也称不起是英雄好汉。”因说道：“这个又何妨？便是我迟早皆要领教的。但不知尊姓大名，还得请教才是。”徐宁道：“在下也是姓徐，与老兄同姓，单名是个宁字，绰号冲天炮。略知拳棒，本领平常。还得有请稍让一二！”徐文豹道：“岂敢！岂敢！幸蒙赐教，也算是三生有幸了。”说罢，便道了一声：“请！”彼此立了门户，即刻就交起手来。久仰你去我来，倒也是一对劲敌。两个人也斗了有八十余个回合，徐文豹并未稍见破绽。

徐宁见他拳法甚精纯，急切不能将他败下，自己又心高气傲，总想在东家面前要个面子，方肯甘心。但既存了这个心，便用出一个毒着出来：先便了个蜜蜂进洞，将两拳向着文豹两太阳穴打来。文豹一见，早知他要用那手毒着，已暗暗防备起来。文豹便先用了脱袍让位的解数，将两手并在一处，从下泛上，向两边一分，去掀他的两只手。徐宁见他来分自己的两手，便借他分开之力，趋势一反手，正对文豹脑门劈来。这一着，就是褚标说的那独劈华山。文豹是已防备到此的，见他一掌劈来，此时文豹早将两手平住了胸膛挡来。说了一声：“来得好！”立刻将右手向上一托，泛住徐宁那一反掌，顺势将左手向徐宁胸前一点，这就叫做天王托塔。只听徐宁说声：“不好！”正待要将身子一偏，文豹这一拳已经逼近胸膛。毕竟徐宁有无性命如何之虞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九十四回 徐文豹大斗曹月娥 众英雄协拿蔡天化

话说徐宁说声：“不好！”赶将身子一偏，亏得让得快，已在肩膊上擦了一下。曹德彪看得亲切，怕徐宁有失，赶紧走过来，向当中一隔，说道：“今日天已过午，咱们明日再来比较罢！”二人听说，各人收了手。徐文豹就衣架上拿了衣服，换好下台。曹德彪父女及两个教习，也自下台回庄。黄天霸等自不必说，也是回转客店。曹德彪到了家中坐下，歇了片刻，即向女儿月娥及徐宁、石勇两个说道：“咱们打了这几日擂台，还不曾遇见劲敌。今日这姓徐的，倒有些扎手。方才徐师傅如再与他交手下去，恐怕要敌不过他了。”徐宁道：“若不是台主那样说开，真个有些敌不上来。但是明日怎样设个法儿，要败他一次才好。”月娥在旁，也道：“石师傅，且待你敌他，看是如何？咱再与他较量一次，便可分其高下了。”曹德彪道：“我儿，你可不要小视于他，就是与他比试起来，也须仔细才好。纵不能胜他，也得要与他不相上下，方才不被人笑话。那时为父自有主意。”月娥答道：“女儿自当遵爹爹之命。”说了一会，也就各自用膳，不提。

再说蔡天化自从在河南勾栏中住下，恋着一个妓女，倒也不想往各处采花。却住了半个多月，有些不耐烦起来。这日出门，到街坊上闲游，忽然听人传说，东安县现在摆设擂台，为的是招赘女婿。蔡天化听了这话，心中暗想道：“这摆擂的人家，那个女儿，想必是色艺俱全。咱何不到那里去会他一会？若果真美貌，咱打胜了他，定然给咱做老婆；咱也落得有个色艺俱绝的家小，也可帮助帮助。好在咱在这里没有一些儿事，不但将他打胜，可以得个好老婆，咱还可以格外响名。”主意已定，即日由河南动身，日夜兼行。不到六七日工夫，已到了东安县内。当下落了客店，就从各处打听了一回，听说有个徐文豹，现在那里打得不分胜负。他听在肚里，暗道：“这姓徐的难道有三头六臂吗？俺若不到此，由他逞能耀武；俺既到此，可不能让他逞能了。”想了一回，也去擂台下看了一会。这日却因曹月娥果真感冒风寒，不曾上台，那擂台上，可挂着一面白漆粉牌，上写着告白：“暂停一日”。蔡天化看了告白，当夜就思量曹家去走一趟。如果见着曹月娥，果真是好，他便放出采花的手段与他暗战一番。又想道：“俺既然如此，且等他明日上台，俺将他打败下来，还怕不是我的受用。若是今夜就去，倘被他知道，反败了咱的英名。”因此一想，遂未前去。

却说隔了一日，曹月娥的感冒已是大好。先着人到台上，将告白牌下去。那时来打擂的，并那些小本营生的，热闹异常。蔡天化此时，也到了擂台场内，却因人多拥挤，不曾看见黄天霸等人；就使他会想到，他又倚恃自己武艺。又因黄天霸等拿

过他两次，均不曾捉住他；及至酒醉，误为捉住，仍旧被他挣脱，他所以将黄天霸这干人，也不曾放在心上。倒是黄天霸等，虽然在此看打擂台，却刻刻留神，防着他到此。可巧贺人杰走出茶棚小便，瞥眼瞧着—人走过，好象蔡天化。他将溺也不解了。就蹑足潜踪，尾随在后，远远的跟了过去。仔细一看，真是蔡天化，已进了那首茶棚坐下。他便赶急飞跑，回至茶棚，打了个暗号，告诉众人。大家听说，还未开口，只见黄天霸等要奋勇出去，预备去捉。万君召—见，即刻将天霸拦住，说道：“老兄弟！还不曾到時候，且不要空了手足！”你道这是什么话儿？原来万君召说的，不要空了手足这句话，就是不要空捉了他——将这捉字拆开说成“手足”二字。黄天霸听说，只得耐住性子，坐在那里看光景。

此时台上的人已到全了，曹德彪又往台下招呼过了。徐文豹已跳上台去。只见石勇到台口向徐文豹拱手道：“尊驾学的高艺，咱家台主与那位徐师父，都已领教过了，但是在下还不曾领教呢！请赏个光儿，指教一两手吧！”徐文豹笑道：“既是尊驾不弃，当得请教。便请过来吧！”石勇道：“主不占客，还请在先。”徐文豹道：“既如此说，我可有占了。”说着，既将外衣脱去，有人接过，向衣架上挂定。二人先分了门户，即刻就交起手来。你—拳，我—脚，只见或上或下，或前或后，或左或右，各尽所长。—来—往，斗了有八十余个回合。忽见徐文豹飞起—拳，直向石勇打来。石勇才待要让，徐文豹—拳并未打下，复飞起—腿踢来。石勇—见，说声：“不好！”正待将身子—偏，让他这腿——忽听—声娇喝道：“姓徐的你不必逞能！俺姑娘曹月娥出来会你！”话犹未了，又听台下一声道：“好！”就如万马奔驰—样。

徐文豹正—腿飞去，打算石勇断让不过去。不意—声娇喝，走出—个女子出来。徐文豹赶着立定了脚步，将曹月娥上下打量了—回。但见他头挽乌云，高高的盘着—个堆螺髻，玄缎抹额。中间打着—个鸳鸯结，高耸顶门，两耳斜插着两朵绒花，—对珠环低低垂下；身穿—件大红缎洒花密扣紧身短袄。腰束着—根苹果绿丝绦，下穿玄色湖缎洒花扎脚马裤；窄窄的—对三寸金莲，穿着—对大红绣履。真个是柳眉杏眼，粉面桃腮，虽为闺阁佳人，实是裙钗武士。徐文豹看罢，不觉暗暗喝彩。曹月娥也将徐文豹看了一回，只见他两道长眉，—双俊眼，面如傅粉，唇若涂朱，心中也着实羡慕。彼此均打量已毕，只听徐文豹说道：“小姐既然下顾，我徐某也算三生有幸了。”曹月娥听说，面上一红，也就应声说道：“从来未有主占客先的道理，还是先请赐教吧！”徐文豹听说，立刻就分了门户，与曹月娥交起手来。只见他们两人，—个是身如铁树，拳到处不让分毫；—个是腰若柳枝，足踢时颇难躲避。忽然间蛟龙出水，气挟风云；忽然间卧虎翻身，势崩山谷。两个人—来—往，足去拳来，足足斗了有百余个回合。那台下的人都看得呆了，那个不大声喝彩！

正在难解难分之际，忽听西北角上大吼—声道：“姓徐的！休得逞能。尔休想这个老婆，须留给俺蔡天化爷爷受用！”这—声大喝，那些台下的人俱听得清楚。暗道：“这蔡天化是个缉拿的人，为何敢如此大胆，前来打擂？”台上的曹月娥、曹德彪，

及徐宁、石勇四人，早已听见，正要防备，蔡天化已跳上擂台。曹月娥抽了空儿，即向徐文豹说了一声：“慢走，俺去就来！”说着，便退入后房。蔡天化才上得台，即与徐文豹两下交手。不知蔡天化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九十五回

### 逞强能众英雄鏖战 中要害蔡天化成擒

话说蔡天化一声大喝，上了擂台，也不说话，便与徐文豹交手。这却是何缘故？他却存了一个心，恨不得一拳就将徐文豹打死，他便可得了曹月娥去做老婆。不料徐文豹果然毫不畏惧，就与他力斗起来。又兼曹月娥是早已知道，要合力拿他，所以向徐文豹说了句：“且慢，俺去就来。”他便退入后房去拿了兵刃，会同他老子及两个教习，一齐拔刀相助。蔡天化却不知其中缘故，正与徐文豹一拳一脚的，打了个正对。忽听噗！噗！噗！一阵声响，瞥眼一瞧，见黄天霸等一众英雄都拿了刀，齐到了台上。徐文豹一见虽知大概，却不晓得细底，正是疑惑，又听黄天霸等齐声喊道：“咱们大家合力呀！不要再给这狗强盗挣脱逃走呀！”一声未完，只见兵刃齐施，你一刀，他一剑，认定蔡天化砍到。蔡天化一见，知道不好，即忙运动神功，赤手空拳，来与黄天霸交手，奋力恶战。

只见黄天霸一刀砍来，蔡天化将右手一架，隔开过去，连皮都不曾伤了一块。黄天霸正待要砍他二刀，那边褚标已一刀砍来，又接着何路通双拐齐下。蔡天化抖擞精神，一声大喝道：“尔等这些小子王八蛋！俺爷爷要惧怕你一点，就不算好汉了。尔等这一起小子，将所有的兵刃，只管砍来！俺爷爷只放着这两只手，两条腿，与尔等杀。这一起王八厮儿！”一面将两手拿开去挡兵刃。黄天霸等听了此话，大家皆气往上冲，你一刀，我一枪，有的被他让过的，有的他并不让，竟自使着膀臂去迎接兵刃的，总不能伤他半点，大家都有些紧急。只见贺人杰抽个空，便掏出两个金钱镖。手这一扬，直向蔡天化双眼打到。蔡天化早已防备，便举起右膀曲转过来，将二眼牢牢挡住。及至金钱镖打到，却打在手膀上面，就同碰在铁上一般，仍旧掉转下来，他竟毫无伤损。李昆在旁看见，也就拿出弹子，认定他咽喉打到。蔡天化觑得切近，用手一接，将那粒弹子接入手中，顺手一放，居心要还打李昆；可巧李七侯正一刀砍来，不提防正遇着蔡天化正放那粒弹子，正打中手腕，只听当啷一声，手中刀丢落在地。蔡天化瞧得真切，趁势就是一腿，将李七侯打倒一旁，一伸手就去拾刀。此时朱光祖赶着架开，关小西在上首也就一倭刀砍来。接着贺人杰舞动双锤，当头打下。褚标也就飞舞朴刀砍来。天霸又赶着取出金镖掷去。蔡天化架过刀，让过锤，躲过镖，正欲抽空向台下逃去。却好曹德彪一声大喝：“该死的囚徒！还要那里逃去？”说着，就舞动竹节钢鞭，认定蔡天化打下。蔡天化即将手内的单刀掀开钢鞭，不意曹月娥又从背后举起双锋刃，从蔡天化肋下刺来。蔡天化一声大喝，当下骂道：“好贱婢！我与你向无仇隙，何得趁火打劫？来得好！”手起一刀，将曹月娥的双锋刃磕下，趁热就还进一刀，向曹月娥当胸刺



来。曹月娥一个箭步，向旁边一躲，却好贺人杰又是一镖打下。蔡天化说声：“不好！”赶着将手中单刀往上一挡，将金钱镖打过；复又飞舞单刀，向贺人杰搠来。贺人杰正欲举锤招架，却好关小西的倭刀从半空中接住。金大力也就插漏当空，举起镔铁棍，认定蔡天化两腿扫来。蔡天化一面避关小西倭刀，一面两脚一蹬，向半空中一纵，又让过金大力镔铁棍。十几个如娘似虎的英雄，将他团团战住，他竟一些惧怯没有。

此时台下那些闲人，哪个看见不伸头吐舌。作书的，你闹了这半天，特地请来的那个万君召，为何到此时还不见他与蔡天化砍上一刀，刺上一剑？敢是你将他忘记了不成？原来万君召自黄天霸等齐上擂台之后，大家与蔡天化大战起来，他却暗暗伏在上面台顶上，在那里细心观看；要等黄天霸等将蔡天化打到有个八九分数，他就下来，只用一个撒手着，就要将他捉住。所以打了这半会，总不见万君召和他交手。此时蔡天化力战众人，任他本领再高，也难敌得住黄天霸、关小西、褚标、李昆、朱光祖、李七侯、何路通、计全、金大力、贺人杰、王殿臣、郭起凤十二个人，并有殷家三兄弟，加之曹德彪父女两个，并徐宁、石勇两教习，共计十九个，又都是能征惯战的英雄。你一刀，他一拐，你一锤，他一鞭，你一棍，他一剑，还有许多暗器。这可是蔡天化本领真高，又兼着能运神功，可以刀枪不入，要换着第二个，还等到这个时候，终不成将他捉住。李七侯被一腿打倒，天化就抢了他的刀，与众人对杀。片时又打倒了两个：一个是何路通，被他刺了一刀，正中大腿，跌倒台下去了；一个是石勇，肩窝上被他的刀着了一下，不能再战，只得躲到台后。

黄天霸等不曾将他捉住，反被他打倒了一人，砍伤两个，好不着急。于是大家拼命地杀来，就连曹德彪父女，并教习徐宁、也是奋力去杀。看看蔡天化他有些抵敌不住，心中暗道：“俺若再与他们恋战，真个要被他捉了，不如趁早逃吧！”主意打定，便舞动单刀，认定朱光祖面上一晃，朱光祖赶着架住，计全早一刀飞来，蔡天化也不去架，居心让他砍一刀，趁此就可得空逃去。不期贺人杰看真切了，看见他无心恋战，有要逃走之意，即刻又掏出两个金钱镖来，向天化两眼打去。这对金钱镖才打出去，忽见万君召从擂台顶翻身倒挂下来，先使了燕子穿帘的架式，只见一个黑影儿一晃，平空蹿到蔡天化面前，随即用了个叶底偷桃，就向蔡天化左腋下一点。只听蔡天花“哎呀”一声，登时缩了下去。万君召趁势将身一转，翻到蔡天化右首，轻轻地将蔡天化右膀一拉，也用两指在蔡天化右腋一点——任他铜筋铁骨，再也不能动弹了。于是大家一齐上前，将蔡天化拿住，绑缚停当。再仔细一看，已见他两眼打得血流满面，却是被贺人杰的金钱镖打伤。因他伤了两处要害，才被人捉住。这也是他恶贯满盈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应该如此。毕竟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